

张潍平：一路奔跑着“上山”的“人体修理师”

●王卡拉

一度想当军人的张潍平，阴错阳差地披上白大褂，成为妙手仁心的“人体修理师”，为一个个患儿带来生的希望。风趣幽默、外向豁达的他，是年轻医生口中的“长辈”，一旦握上手术刀，又成为追求极致的外科医生。

在年手术量超3000台的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，现任“掌门人”张潍平大部分时间是在手术室度过的。忙，是工作常态，却甘之如饴。

“小儿外科学无止境，到现在我们依然每天都在进步。”张潍平长时间保持着北京儿童医院临床科室的几个升职纪录：最年轻的主治医师、副主任医师、主任医师。他会毫不吝啬地夸其他医生的手术做得“出神入化”，却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。

视力问题无缘参军， 阴错阳差学医

出身军人家庭的张潍平，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，对军人有一种特殊的情怀。“那时候都觉得军人很厉害，我就特别想当兵。”张潍平心心念念的军人职业，最终因为视力问题与之擦肩而过。

大学填报志愿那天，父亲拿走他的志愿填报单，临走前问他：“你想学什么？军校上不了了，再想想别的。”“只要不学医就行。”张潍平回答。当他看到父亲填完的志愿填报单后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“他给我报了一堆医学院，当时就想跟他打一架，但实在怕他，没办法。最终我被首都医科大学录取。”张潍平坦言，身为军人的父亲，非常严厉，不爱夸人，说话基本都是命令式的，父子俩沟通较少，关系比较冷。尤其在本次志愿填报上，张潍平曾对父亲多有怨言，直到自己也当了爹，和父亲关系缓和后才得知，这件事背后有隐情。

原来，当初老师来家访时，父亲曾问过老师：“潍平这孩子能学啥？”老师分析，张潍平数学不太好，文科很强，适合学文。父亲又问：“他肯定不学文科，除了这个，一个数学不好的孩子，还能学什么？”老师的建议是学医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张潍平特别感谢老师的建议和父亲的决定。

就这样，还不知道上述内情的张潍

平，憋着一肚子气开始了首都医科大学的学医生涯。当时的首医只有两个系——医疗和儿科，由于儿科男生少，他就被分到了儿科。

1986年，张潍平毕业，“这一年毕业的孩子特幸福，选择多，有的同学继续搞专业，有的下海经商，还有的出国”。面对众多选择，张潍平却没了方向，站在人生关键的十字路口，倍感迷茫。

“胡老师，您说我将来怎么办？有些同学出国了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选。”“中国的小儿外科大夫太缺了，而且中国的医生不管走哪条路，将来都会有一个好结果。”与时任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胡仪吉教授聊天的情景，张潍平如今依然历历在目。这番对话，也让他做出了一个重要抉择：做一名小儿外科医生。

结缘小儿泌尿外科， 获良师益友

五年的本科学习结束后，张潍平被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，第一站便是小儿泌尿外科，并有幸成为中国小儿泌尿外科学组创始人黄澄如教授的研究生。黄澄如教授严厉、较真，几乎从不夸人。用张潍平的话来说，治学非常“狠”，看病、做手术、写学术文章都一板一眼，科室里的“老人”都知道她的厉害。

回忆起老师的严厉，张潍平甚至有些哭笑不得，他曾眼瞅着白继武和梁若馨两位老前辈被骂哭，而自己也骂到哪儿去。“周四把你臭骂一顿，周五她就忘了，我这情绪还没过去呢，她就叫着我去八一湖里游泳了。”

几乎从不夸人的老师，对着自己说出“信任”二字的那一幕，张潍平一直记到现在。

2000年3月1日，科室里收治了一名有史以来手术难度最大的尿道外伤患者，由当时74岁的黄澄如教授主刀。当张潍平做完其他手术准备回家时，他顺道问护士：“黄头儿（对黄澄如教授的昵称）下台了吗？”听到护士说“刚做到一半”时，他有些担心起来。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多，黄澄如教授已经在手术室7个多小时了。

黄澄如教授看到张潍平走进手术



受访者供图

室时，问了句：“你干吗呢？”“您走吧，我接着来。”张潍平清楚地记得老师的表情有些无奈，调侃地对他说了句“我都快疯了”。大约下午5点钟，师徒二人顺利交接。直到晚上快9点，这台大手术才结束。

“孩子的外伤很重，黄头儿当时说了句‘你敢接我就敢给，信任你’，真的是她难得夸一次人。”张潍平说。

除了黄澄如这位良师，在小儿泌尿外科，对张潍平影响最大的，便是黄澄如的另一个学生——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前任主任、现任外科教研室名誉主任孙宁。在孙宁的身上，他看到了一名医生对专业的极致专注。“他就像一张白纸，特单纯，和老太太特别像，全身心投入专业。”张潍平喜欢这样的纯粹，自己也深受影响。

孙宁不爱说话，很安静，严厉起来的眼神让人望而生畏，而张潍平却是个外向、热情的人。但就这样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人，成了挚友、兄弟。当张潍平遇到难以释怀的事情时，他最喜欢找孙宁倾诉，一个说，一个安静地听。孙宁往往不会给什么建议，但张潍平倾诉完了心里就畅快了。

孜孜以求攀高峰， 不断突破瓶颈

张潍平说，作为一名外科医生，必须不断学习、追求进步。前辈白继武大夫70多岁了依然在进步；老师黄澄如90多岁了还在看书学习；孙宁的手术在他看来已经出神入化，还总是在琢磨怎么才能做得更好。“善于学习总结，多动脑”是他摸索出的经验。

1998年起，在腹腔镜远未普及的年

代，张潍平靠观摩、自学和悟性，自行摸索并将其应用于临床。那时，国内整个小儿泌尿外科做微创手术的人很少。“每个人有各自的风格，我的手术风格应该更像黄头儿，灵活多变，这条路不通了就换一条，应变能力较强。”张潍平说。

外科手术中总会碰到各种难题，为找到突破口，张潍平会在术后反复思考。“手术不怕多，怕失败，一旦失败有时候得好几天才能缓过劲来。10多年前，刚40岁出头的张潍平第一次接触大瘤栓，手术过程十分艰难，术后下班回家，已经是深夜11点多。一路上，他边开车边琢磨，结果直接撞上了路边的大树。“好在我的车结实。”说完，张潍平爽朗地笑了起来。

不仅要忙手术，身为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的张潍平，还要操心科室的发展及未来。他坦言，他有成就感，也有失落，“自己握着一手好牌，老觉得没打好”。

“张主任风趣幽默，但不乏严厉。他是军人的后代，对科室都是军事化管理，下达命令就是死命令，在科室管理、手术管理、科研等方面都非常严格，说一不二。”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梁海燕笑着说。

尽管科室临床已经做到国内顶尖水平，但张潍平总有居安思危的紧迫感。他不得不承认，在不断被同行追赶的这条路上，要始终保持遥遥领先很难，必须不断学习，加强管理力度。

张潍平说，30多年来，几乎没有太多时间休息，一路奔跑着“上山”。“等我老了，可能就回家抱外孙子享清福去了。”这“可能”二字，或许正是他心中对这份神圣职业割舍不下的情感的自然流露。